#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七十三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祝然

後漢書卷七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傳 孫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為朱後徙于宛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

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劒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為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

遺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東觀記曰暉為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令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慠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

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紿欺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視王相如乃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璧破乃謝之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

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僵偃仆踣也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囚死獄中州奏免官○劉攽曰案臨淮郡無長史既言囚死獄中當是吏字令長丞尉皆長吏也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衆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

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

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郤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為君位二宜為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謇與蹇通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

也生其勉之○劉攽曰惟令所言案時暉未為尚書令明此令字是今字　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經常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鹽音義曰鬻古煑字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

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〇劉攽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勑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黄髮無愆詔書過耳黄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

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嶠書曰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躭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埶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順帝末江淮盜賊

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説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内奇士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埶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歷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為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同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謂陽道將勝而

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申重也而親其忠正絶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

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馬又薦种暠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譙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暠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

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罝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于

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慹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静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殁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禮記曰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巳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

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得其天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遷從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幬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幬與燾同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敦厖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厖

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

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

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

楚嚴不忍章於絕纓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

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老子道德經之詞顧歡注曰道德為厚禮法為薄清虛為實聲色為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夫時有薄而厚施

行有失而惠用俗之凋薄以厚御之行之有失以惠待之即上孔子楚莊是也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履之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劉攽曰案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

而字

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稱舉也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戹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産弟為太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即召以為北地都尉也淳于

以貴埶引方進之言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為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前書曰天子以韓安國為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

不能止也皆韋於時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也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事具韓稜傳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刊削也播不滅之聲然知

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劉攽曰案文然字下不可少後字朋脫之彼與草木俱朽彼謂薄也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豶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

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絰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塡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劉放曰注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寵乎案文部字下少一民字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

黄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也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令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羣公之首冀絶席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為害水災及蝗蟲也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

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猒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也）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廣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言之諛也）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

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閒幾成大患質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黄帝歷陽賊華孟稱黑帝並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閒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内非仁愛之心可得容恐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就也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絶郡

國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户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

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部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璵璠歛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廳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

輸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讁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兜也禮記曰

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竊持國柄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禄予置生奪廢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隷富於季孫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呼噏翕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跖也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攝持也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釱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釱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

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埶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内清淳之

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也）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令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

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
疽癰也 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禄仕數十年蔬食布衣
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
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
詩記嘲凡二十篇 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 穆前在冀
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
仕至河南尹 野字子遼見荀爽薦文 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
義謚曰貞宣先生 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 及穆卒蔡邕復

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杜預注比近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邕論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

而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覩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

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劉攽曰注否則止案否字當作不可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易繫辭之言也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並見論語故易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載譏朋之謠詩小雅伐木序云譏友朋故舊也其詩曰伐木滸滸釃酒有藇釃音所宜反藇音序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

好左傳曰吳季札以縞帶贈子產子產獻紵衣焉孔叢子曰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而語傾蓋謂駐車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與為友朱博與蕭育為友時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相薦達斯固交者之方焉方道也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為丞相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埶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輙得官爵也廉頗翟公之門賓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為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埶我即從君無埶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邽翟公為廷尉賓亦填門及

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為上卿故謂之荆卿軻入秦刺始皇不遂而死也侯生豫子之投身史記曰侯嬴魏隱士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請為上客秦圍邯鄲嬴教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剄又曰豫讓晋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為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刺襄子襄子令執之伏劍而死情為恩死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

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移徒以友分少全因絶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易曰西南得朋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張竦字伯松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傳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

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為交通關涉也恢獨皦然不汙於法皦明也音公鳥反或從白作皎音亦同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介特也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絶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東觀記京兆尹張恂召恢署戶曹史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衆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

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

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

連辟之遂皆不應華嶠書曰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闚覦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後徵拜議郎會車騎

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東觀記載

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脩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入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愺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決録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洛陽令同郡任稜竹田及上罷城東漕渠免官

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愺愺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諫愺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愺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

常以埶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竇憲弟篤景瓌也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

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以戒左傳曰齊崔氏出奔衛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稱崔氏者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也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廹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絰輓者數百人輓引柩也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

事愜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愜忠節除子巳為郎中三輔決錄注曰巳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傳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何氏家傳云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懐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

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其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

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戹春秋有鸜鵒來巢左氏傳魯大夫師己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季平子逐昭公公遜于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也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麕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注曰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丘即殷人也予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川之鳥恒知避風是歳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懼音紀具反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帑音它朗反敞奏記由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歴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埀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徳晏晏温和也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

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𠼪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邊為害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

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令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已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昔楚闘子文三登令尹無

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得奪其貨乎比音庇○劉攽曰注安得奪其貨乎案文奪當作售得當作所也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時章帝崩也殤王名石齊武王縯之孫也○劉攽曰案殤字當作惕字說在本傳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竇太后故刺殺之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

來弔大憂上書須報須待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倫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邴吉為丞相不案事遂為故事見馬防傳也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

憲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耻（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案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僨冒頓自謂）此二辱者臣子所

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太姒也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脩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筲之人鄭氏注論語筲竹器容斗二升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

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

毒適所以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頻也幹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

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鄭武姜引太叔段襲莊公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

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𠂡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邪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妾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終不免於笞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大中大夫果生比干為丹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禄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八世也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歴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懐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隠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

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少子也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主司察愆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

喪服出居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脩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鮦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鮦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歆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歆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忽疾中常侍蔡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歆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歆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歆詐病坐抵罪

卒於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呂禄呂産也霍光之子禹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袁安任隗也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案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爲司隷何敞爲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故能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偪勦絶也○劉攽曰故能挾幼主斷案文斷字上少一之字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閒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絶交面朋崇厚浮偽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偽者勸之以崇厚也恢舉謗已敞非祥瑞永言國偪甘心彊詖詖佞諂也竇憲兄弟奢僭上偪敞數冒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詖之人也

後漢書卷七十三

後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朱暉傳南陽宛人也注以國氏姓○氏字疑當作爲

後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四

宋　宣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懐　太　子　賢注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傳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况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鄳侯鄳音莫庚反仕至

渤海太守彪少勵志脩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本或無荆】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禄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

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即位以彪爲太傅録尚書事賜爵關中侯○劉攽曰案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内字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争而彪在位脩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張禹傳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都尉回）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殁（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復以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父歆初以報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皋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詰問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

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為汲令卒官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於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為立廟而祭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

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録因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懐喜悦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兖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数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戸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歳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精音𥻗糗也乾

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户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劉攽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案文多一守字或云守當作常也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關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

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録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育生也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舍宫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静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鄭玄注論語曰諒門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遏密八音也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劒衣物前後

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戸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

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傳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銍故城今亳州臨涣縣也祖父宣為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宣為講學

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常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隷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故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逺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顔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説不脩家法諸經爲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

姦路每有策試輙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僿音西志反史記僿或作薄○劉攽曰三世常道業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為代此合用代字乃誤

為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為代乃欲稍還正之遂誤為此字也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為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

禹參録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戸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没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蝝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傳

張敏字伯達河閒鄚人也鄚今瀛州縣也音莫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

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貰寬也音示夜反）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

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導教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皋陶造獄法律存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

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灾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秋一物華即為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

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六世祖剛清

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黄氏生康字仲始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勑眞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

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輙優文特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辨護也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俔天必有異表俔音苦見反說文曰俔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俔天之妹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

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爲之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也政令猶汗往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下形之四方形見也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虞上書駮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臣以獻可替否爲忠左傳

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詩美先人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薪采者也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也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訪於耇老而後行之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

御史臺御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

上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諶信也斯語詞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乖彊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強而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為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剗削也戾乖也便利未明衆心不猒猒服也

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顔色而言如無目之人也孔子曰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也爵以建事能建事則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爵立與之以官舜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

之服必須章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奥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體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密勿黽勉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

留近郡今太守任鈌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隂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録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兾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衛宫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

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録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爲太傅總録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荆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天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十二𦕈也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爲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遜順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

中庸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爲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兾以蒜年長有德恐爲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劉攽曰大議不全案文議當作義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爲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六帝謂安順沖質桓靈也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輙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謝承書曰

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

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

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

尉黄瓊於省内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兹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黄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黄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弈弈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禄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列位也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紆曲也辭其艱則乖義狥其節則失身狥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

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明愼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劉攽曰注呈材效職案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云則所受之分明矣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以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橈曲也易曰棟橈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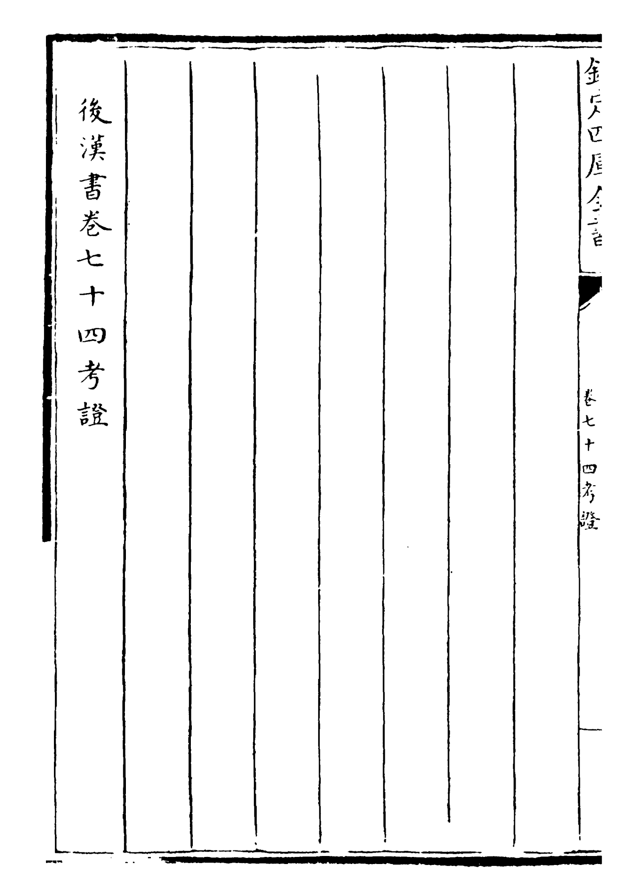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七十四

# 後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鄧彪傳天子親臨弔臨○諸本同　臣會汾按上臨字疑衍

張禹傳封安鄉侯○何焯校本云漢有兩張禹一安昌一安鄉

徐防傳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監本脫去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八字從諸本增




後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七十五至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録監生臣劉廷勳

後漢書卷七十五

宋　宣城　太守范　煜撰

唐　章懷　太子　賢注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傳　子敞　玄孫閎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掾見前書）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

秩比二百石無員　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令曹州縣安少傅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懼音九具反　後舉孝廉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　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令今兖州縣也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

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

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譎亦詐也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

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誾誾忠正貌衎衎和樂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

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

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輙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殷高丹等皆其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也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

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冬反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懐南虜非謂可永安内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並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

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
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
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
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
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
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尉宋由
光祿勲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
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

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徳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

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埶言辭驕訐訐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

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鞬音九言反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嗚音一故反歎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臣皆恃頼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没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

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禄勲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修清絜憂國也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

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戸累遷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寛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戸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砂畫棺音義云以朱砂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含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

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歴顯官隗字次陽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歴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禄勲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

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並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曰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論死也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

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遺歐音一口反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謂為尚書郎識臣狀貌傷臣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櫬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敞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

盱況于反盱後至光禄勲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内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閎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閎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内出見在門側面貌省瘦為其垂泣閎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慎勿宣露也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

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閎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三郤謂郤錡郤犨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為厲公所殺事見左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

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閎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褌衫疏布單衣幅巾襯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墼為藏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

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着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耻其門族貴埶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具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

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也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歎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邴

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甍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劉攽曰注曾孫賴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閒乃情帝室乃情猶竭情也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烈業也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覃延也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嶠之詞也

張酺傳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宣平侯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明帝紀也置五

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及肅宗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也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

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為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内也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為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郡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

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

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閭閭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鰌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元和二年東廵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上甚欣悅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寃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驚百酺大怒即收

猛繫獄覈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為侍御史轉司隷校尉也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

疏曰臣實愚惷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惷愚癡騃也惷音陟降反）以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案鄧夫人即穰侯鄧疊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壻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竇憲傳故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

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劉攽曰案今禮記文注多下公又曰宥之五字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

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黄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黄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絜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斷金解在皇后紀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傴僂勿露所敕傴僂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甞來

候酺適會歳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羡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為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

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賵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敕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槀蓋廡施祭

其下而已（廡屋也）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揚賜薦濟明習典訓為侍講）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内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 韓棱傳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穨當之後也（穨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棱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

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隂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章告言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劒唯此三人特以寶劒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劒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

直追反漢官推成作鍛成時論者為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棱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棱棱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棱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

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棱舉奏龍論為城旦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也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棱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昌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棱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疋遷南陽太守特聽棱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棱發擿

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商之相也 輔孫演順帝時為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演字伯南 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 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傳 孫景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

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〇劉攽曰案文多一及字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郾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

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

歲餘復以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藴匵古

今博物多聞蘊藏也匱匵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與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與為尚書郎卒與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

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内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兾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

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荅對景使虎賁左騃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劉攽曰案覽本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此載其侯爵即當云高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也蓋誤二高鄉字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

相甘陵王理相也理即章帝曾孫　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儁共敗李傕於曹陽也　忠子暉前為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刼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録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單盡也　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侍言帝幄棱棱事君志同鸇雀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後漢書卷七十五

# 後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袁安傳後舉孝廉注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孫鑛云安何由在洛陽卧宜云汝陽方是

袁安玄孫閎一見太守王朗○朗字監本誤作郎今改正

徒步師門下○監本有從師二字臣會汾按徒步師門即從師也復稱從師不成文從宋本删

張酺傳祖父翁○父字監本誤作文 臣會汾按下文云翁獨守郡定為單名改之

韓棱傳濟南推成注漢官推成作鍛成○臣宗萬按漢官下脫儀字當增

周榮孫景去官歸○監本作去官賜歸 臣會汾按他處或言予告歸或言賜告歸此處去官下不得更言賜歸從宋本改

後漢書卷七十五考證